

度严肃,但无可否认,作者会由于对谱主的偏爱,造成作品中虚美和遮饰的情况,即夸大谱主的优点和社会作用,掩盖他的缺失。即使研究者有时也难免在某些事情上失去客观态度,对谱主众所周知的污点作出曲解。年谱作者的偏爱、虚美、遮掩,造成年谱记载的某些失实,这是读者需要特别留意的,不可完全相信年谱中所有的资料,在利用的时候,不妨和其他材料作一些对比的研究,选择可信的素材加以运用。

年谱史料的另一个缺陷是疏漏不实。由于原始素材的缺少,有一些说明可能是推断之词,有待新资料的发现来补充和订正;有的是有资料的,但作者写作匆忙,未及详尽搜集和考证,因而写错了;还有的年谱是自订的,因写作时离开事情发生的时间较久或很久,记忆不清,也会失误。比如吴光西定本的《陆陇其年谱》,就被杨惕斋发现五条可以避免的错误,写出《陆清献先生年谱辨误》一文,并被陆氏年谱的中华书局版收入。又如黄宗羲的年谱,萧穆的《跋黄梨洲先生年谱》指出,年谱写的汤斌论谱主的话,时间、地点不确(中华书局本,第五十七页)。王士禛自写的《渔洋山人自撰年谱》与所纂其兄《王考功年谱》在叙说到同一件事情,却记做两个时间,后来被惠栋发现,予以纠正。这些都是疏漏的毛病。来新夏在《林则徐年谱·增订后记》中讲增订本的特点,是增补了新资料,扩大了征引范围,订正了失误,以负责的态度更正疏漏。

年谱资料缺陷之三是第一手材料不算多。自订年谱原始资料较多,但是也有摘自日记、奏疏、文论等方面的,这就是第二手的了。他人所作,除了来源于直接感受的事情,多半是利用第二手,甚至第三手材料编写的,虽然在注释里说明资料的来源,但总不是原始的记录,史料价值受到一定的影响。

最后,不嫌重复,还要说:虚美、遮饰、疏漏、曲解所形成的年谱中的不实成分,是年谱图籍中容易出现的问题,读者以审慎态度阅读为好。

第四节 年谱的出版和工具书

年谱的成品,有的处于未定稿状态,但是多数是定稿了的。至于保存和出版状况,有的仅仅是手写本,或者是过录本、油印本,或者是刻印本。印本

的情况也有许多不同,有单刻本,有附刻本(一般是附刻于谱主的文集、全集、奏议、日记之后),有丛书本。在清代,年谱的印刷,单刻本和附刻本都不少。到了近当代,新编著的年谱自然开始是以单刻本的面貌问世的,但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,丛书本越来越多。

一 丛书中的《年谱》和《年谱丛书》

1.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中的年谱。前文多次讲到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的年谱,这里要对该丛书中的年谱作概括的介绍。文海出版社纂刻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、《续辑》、《三编》,由沈云龙主编,于1966~1973年、1974~1982年、1986~1987年相继推出,《续辑》、《三编》与本书主题无关,不去涉及。《丛刊》包括图书数百种,分装一千册,所收之书,顾名思义,是有关近代史事和人物的著作,不过编者的“近代”概念并不严格,他将清代前期、中期的一些著作也收入刊刻了,比如王夫之、吴伟业、傅山、郑成功、李光地、李之芳、于成龙、万寿祺、周渔潢、黄宗羲、钱谦益等明清之际人物的年谱都在其内,康雍乾时期人物的年谱也不少。要之,它所收入的图书的内容,包括人物年谱在内,都不限于近代,读者勿为其丛书的名称所误,不到这个丛刊中查找有关清代前期、中期史事和人物的可能有的著作。当然,它所刊刻的年谱的谱主,多数是嘉道以后的人,清末民初的人物也不少。这部丛书所刊行的图籍,在文体上讲,有文集、政书、笔记、方略、编年史、传记、日记等不同的体裁,年谱也包含在内。前已说过,本书作者阅读过的百余种年谱,出自这个丛刊的达七十五种,这是将丛刊中年谱搜寻一遍所得的结论,换句话说,这个丛刊中拥有七十五部年谱,数量可谓很大了。一部丛书含有这么多的清人年谱,是首屈一指的。因此它为读者查阅年谱提供极大的方便,若有这套丛书,免去一一寻找单行本年谱的烦劳。汇刻年谱多的特点之外,还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印刷前没有对原书作过任何整理,即找到一部年谱,拿过来就照原版印行,没有任何说明。由于纂刻匆忙,不只一部年谱的内容,分别印刷在不同的辑、册里,读者只有将丛刊的所有年谱翻阅一过,才能把在不同辑、册的一部年谱合到一起,从而给阅读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。同时,不写出版说明,令读者很难得到关于这部著作的写作、流传的历史,使其利用价值受到一些影

响。而有的年谱丛书或单刻本是重新作了整理的,并作出说明,为读者的阅读和使用提供了方便。这部丛刊虽然有这样的缺点,可是比起它汇刻如此众多的年谱来讲,就不算是大毛病了。本书作者无疑是偏爱于它的,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省却使用者搜寻年谱之劳,读者怎能不钟爱它、利用它。

2.其他《丛书》中的《年谱》。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之外,还有一些丛书收有年谱,如《畿辅丛书》,光绪前期直隶定州人、京官王灏主编并出资刊刻,王树楠董其事,计出书一百七十种,多收历史上直隶人或关于直隶人的著作,内有年谱多种。如汤斌等人的《孙夏峰先生年谱》,魏荔彤的《魏贞庵先生年谱》,李塨的《颜习斋先生年谱》,吕炽的《尹健余先生年谱》,顾镇的《黄昆圃先生年谱》,魏象枢的《魏果敏公年谱》等。《粤雅堂丛书》,咸丰间南海人伍崇曜校刊,前后收书二百零八种,内含年谱数部,清人的如张穆的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和《阎潜丘先生年谱》。《灵鹫阁丛书》,光绪后期苏州江标校刻,计书五十七种,其中地志传记四部,有江氏本人著作的《黄尧圃年谱》。以上是清人编的丛书中的清人年谱。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,它是从宋元明清丛书中选择一百部,收书四千一百零七种,分装四千册发行。其编选原则是以图书的实用价值与罕见为主,以利社会的需要和孤本的流传。在选定的一百部丛书中,清人编辑的丛书最多,达七十一一种。《初编》于1935~1937年刊行,印出三千四百六十七种,因抗战爆发故未出齐。1982年中华书局征得商务印书馆同意,决定重印已出部分,新梓未刊之书。《初编》收书的范围广泛,内容丰富,分出总类、哲学、史地等十大类,五百四十一小类。小类中没有为年谱立项,但在史地类的别传内收有年谱,内中属于清人的,有上述《粤雅堂丛书》等丛书的,如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、《阎潜丘先生年谱》、《魏贞庵先生年谱》、《尹健余先生年谱》等书。丛书里收有清人年谱,因此在寻觅年谱时,不要忘记丛书,它可能会有清人年谱的提供。

附带说一下《上海滩和上海人丛书》,内有《李平书七十自叙》,谱主李氏,1854~1927年;《藕初五十自述》,谱主穆湘玥,1876~1943年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印行。

3.专门的年谱丛书。它不是体裁和内容庞杂的综合型图书集成,而是只收年谱类图书,对寻找年谱的读者更加有用,有下列数种:

《年谱丛书》。中华书局陆陆续续地印行过少量的清人年谱,如1960年出版的段光清的《镜湖自撰年谱》,1981年发行的张集馨著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,1983年出书的《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》等。该书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,有计划地编辑《年谱丛书》,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书,推出了宋人王质等人作的《陶渊明年谱》、吕大防等人的《韩愈年谱》、詹大和等人的《王安石年谱》、清人倪会鼎的《倪元璐年谱》等明代以前人物的年谱,不过从已问世的年谱来看,以清人谱主为多,本书作者见到的有:《黄宗羲年谱》,《王夫之年谱》,《陆陇其年谱》,《王士禛年谱》和《王士禄年谱》(合刊),《颜元年谱》,《李塉年谱》,《阎若璩年谱》,《张廷玉年谱》,《鄂尔泰年谱》,《黄丕烈年谱》,《阮元年谱》,《查继佐年谱》和《查慎行年谱》(合刻)等。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人年谱数量虽然不多,但是质量较高。每出一部,标校者大都能寻找好的版本作底本,进行标点校勘,写出点校说明,指出该书的特点和问题,同时搜集谱主的有关传记文书,并有所选择地汇编在一起,作为附录合刻在《年谱》里,所以读者不仅读到年谱,还能看到谱主的其他传记资料,一方面有助于阅览年谱,更重要的是能够加深对谱主历史的理解。具有这样的妙处,如果要读《年谱》,这个丛书的本子,相信会是读者首先选择的。

《年谱丛书》。与上述中华书局所篆刻的同名,但是由台湾广文书局印行,其中有罗思举的《罗壮勇公年谱》,出版于1971年。

《年谱丛刊》。齐鲁书社印行的清人年谱,本书作者见过几部,有路大荒的《蒲松龄年谱》,郭延礼的《龚自珍年谱》,袁行云的《许瀚年谱》,都出在20世纪80年代,是近人新编的。还读到《严修年谱》,是在谱主自订稿基础上作了大量的增补而形成的,基本上也是新作,问世于1990年,封里标明为《年谱丛刊》的一种,该丛刊由吴泽等人主编。这个丛刊的年谱,本书作者仅见此一部,想来应当还有,不过现时可能不多,一则它出世晚,产品会陆续面世,二则有的年谱似乎可以在那里印行,但是没有,如袁英光等人编著的《王国维年谱长编》,系由吴泽作序,可是吴氏未将此书纳入他主编的《年谱丛刊》,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推出。

《近代名人年谱丛刊》。本书作者仅知其收有《洪北江先生年谱》,他则无所闻。

《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》，台湾“商务印书馆”刊行。本书作者见台湾“商务印书馆”1995年12月编印的《图书目录》，史地类所著录的出版书目，有《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》，细看书目，竟有年谱一百数十种之多，其谱主上自春秋时代人物，下至20世纪上半叶的名人，几乎历朝都有，然以明清之际以来的人最多，即清朝人居首位。就本书所论述的范围来讲，有年谱的人物有：张履祥、王夫之、魏禧、石涛、吴历、颜元、钱谦益、柳如是、孙奇逢、顾炎武、魏裔介、魏象枢、吕留良、胡渭、翁叔元、阎若璩、蒲松龄、梁份、孔尚任、邵廷采、纳兰性德、李塨、洪昇、王昶、方苞、黄叔琳、张廷玉、钱陈群、尹会一、厉颢、全祖望、夏敬渠、牛运震、王鸣盛、王昶、朱筠、汪辉祖、章学诚、崔述、邵晋涵、王念孙、洪亮吉、黄景仁、郑兼才、黄丕烈、顾广圻、李兆洛、方东树、梁章钊、包世臣、林则徐、方士淦、刘宝楠、骆秉璋、徐继畲、沈兆霖、罗泽南、朱次琦、徐鼐、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曾国荃、刘长佑、李鸿藻、马新贻、俞樾、李秀成、黄彭年、吴大廷、岑毓英、李用清、潘祖荫、赵烈文、王闿运、张之洞、徐润、王先谦、姚振宗、劳乃宣、王懿荣、黄遵宪、孙诒让、沈曾植、皮锡瑞、杨道霖、梁济、汪兆铭、谭嗣同、何国炎、秋瑾、温毅夫等。从明清之际到清末，约百人，进入民国时期的人物年谱，如孙中山、黄兴、陈其美等，尚不在其内，总之，出版的清人年谱数量极其可观。

4.《族谱》中的《年谱》。我国族谱数以万计，有个别的族谱，收有人物年谱。今日所见之族谱，绝大多数是清人或民国以来人的作品，所具有的年谱也多是清人的。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·代序》对此已有说明，如民国间修的常州《毗陵庄氏族谱》有《胥园府君年谱略》，是乾隆时庄肇奎的年谱；《毗陵唐氏家谱》则有《清大司马蓟门唐公年谱》，写的是唐执玉的生平。

5.在资料汇编中有时也出现年谱，如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梓刻的中国史学会等编辑的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》中的《洋务运动》卷，收录了徐润的《徐愚斋自叙年谱》。

6.在杂志里披露年谱。自从报刊杂志事业发达以来，年谱就在上面出现了，有的年谱就是先登载在杂志上，而后出单行本或被收入丛书，问世晚近的，有的还没有这种机会，尚无单刻本，如鞠德源等人编著的《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》，载于北京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88年第二期。